

Dreams come true

麻脸千金



世人皆说她的诞生是报应，
是爹强娶娘亲拆散一对青年恋人所造的孽，
二十二年来，她无时无刻不蒙着面纱，
掩盖那在娘胎中即被诅咒的丑陋脸孔，
身为千金却什么下人的粗活都一肩扛，
还得看狗仗人势的丫环们的脸色行事。
这些她都咬紧牙关、忍气吞声，
只是没想到那同父异母的妹妹竟如此狠毒，
在大娘面前加油添醋告了一状硬扣罪名，
一阵无情的鞭打便朝她身上挥下……
恐吓和命令使她拖着蹒跚脚步到溪边洗衣，
但背上的刺痛烧灼却令她的脑子不听使唤，
身子一软便往水中倒去……
她醒来后始惊觉，
一衣衫褴褛叫化子及时搂她进了怀，
并趁她昏迷时替她宽衣解带上了药，
古有明训被男子见了身体就得委身下嫁，
可是……她这张脸有资格接受男女之情吗？

ISBN7-204-03375-2



9 787204 033751 >

ISBN7-204-03375-2/I · 602

定价：9.80元

神魂颠倒系列

麻脸千金

语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神魂颠倒系列

麻 脸 千 金

语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印刷：呼和浩特新华印刷厂

1998 年 4 月第一次制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—204—03375—2/I·602

定价：9.80 元



1

在风光明媚、地灵人杰的杭州城，若要说“富”者，便是以那经营布绸、珠宝生意的裴家为首。裴家的主人名唤“天生”，是个标准的势利眼，经常仗着自己有几分财富，欺善凌弱，且此人性好渔色，虽然杭州人在表面上总敬他一声“裴老爷”，但私下却对他吐沫不齿。

裴天生膝下有三个儿女，大女儿名唤“韵蝶”，今年二十有二仍待字闺中。韵蝶是个非常善良的女孩，她的品德传承自她的母亲——裴天生的姨太太，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，却很不幸的在韵蝶时因难产而死。

韵蝶一生下就有着一张形同鬼魅，长满麻子、疙瘩，

教人见了都不禁毛骨悚然的脸庞。因此，这二十二年来，她无时无刻蒙着面纱，只因为害怕会吓坏了旁人；而她这张脸更是她得不到裴天生的父爱的最大原因。当年裴天生冀望关忌蹇——就是韵蝶的母亲，能为裴谊生下男丁以传承香火，哪儿知道关忌蹇生下的非但是名女婴而且还奇丑无比，在难过关忌蹇难产而死的同时，他开始痛恨起这个令他蒙羞的孩子来。

外头是怎么传的？人家管他生下了这个形同鬼魅的孩子叫“报应”，谁教他用钱欺压关民习蹇的父母强娶关忌蹇为妾，害关忌蹇的未婚夫——一名穷书生——因为失去心爱的女人而自杀身亡！

裴天生的元配——杨水叶，是个善忌又多疑的女人，早年因身子羸弱而迟迟未生子，才让裴天生有藉口娶关忌蹇为妾。当关忌蹇嫁入裴家并很快怀有裴天生的骨肉时，她警觉的意识到自己岌岌可及的地位，为了不让自己失宠，为了保住她在裴家的夫人地位，她在丫环“佩儿”的引路下，前往天山寻找一位拥有巫术的高人，奉上黄金，在那危及她地位的关忌蹇身上下咒，诅咒关忌蹇生下容貌奇丑的孩子，并且咒关忌蹇因这个孩子难产身亡。

不久，她的诅咒灵验，关忌蹇果然生下一个如鬼魅魍魎的女儿，并难产而死。而她，在关忌蹇死后的第二年也

终于怀孕了，为裴家生下一名壮硕男丁，取名“慕然”，尔后又生下一名女婴，取名“韵竹”。

慕然今年二十，身材堪称中等，五官神似他的父亲裴天生，由于从小就受父母骄纵宠溺，因此养成挥金如土、目中无人、恃强凌弱的个性。十八岁那年，由于不小心闯下了大祸，犯下了杀人的重罪，裴天生为让儿子逃避刑责，故将他送离家乡。

韵竹今年十六，凤眼桃腮、柳眉姝唇，那模样儿跟她的母亲真可谓一个模子，而性情更完全承袭其母，好忌、猜疑、骄纵跋扈、任性自私，成天以欺负下人为乐，当然，欺负韵蝶也是她的一大乐事，因此在下人眼中，是个令人“不敢恭维”的女子。

韵蝶在裴家的地位简直比一个下人还不如，洗衣、烧饭、打扫……什么粗活她都得做，这是大娘的命令，好不敢也不能不从，只有稍有怠惰必然又得挨一顿鞭打，因此，就算生病，也必须紧咬牙关抱病苦撑，绝对不敢偷懒。

依照往常的，天才刚蒙蒙亮，韵蝶便已起身，抱着一大家子的衣服上溪边清洗，而也如同往常的，正在溪边洗衣的洗衣妇一看见韵蝶，立即与她保持距离，有的甚至视她瘟疫似的，连忙收拾衣物走人。而韵蝶，神情依旧，拉起裙子在小腿上打了个结，任细致光滑的小腿裸露于外，

然后蹲下身子开始洗衣，并一边搓揉着衣服，一边哼着小曲儿。

每天这个时刻，可说是韵蝶最快乐的时光，可以离开裴家，离开大娘，离开韵竹的欺凌，当然，到了溪边还得忍受一些洗衣妇睥睨的眼光，但是这个她不在乎，因为她早已习惯那种鄙视的眼神，二十二年如一日，从来不曾改变过。

她哼着曲子，快乐的洗着衣服，呼吸着这大自然新鲜的空气，尽情自然的享受着这短暂的自由。

而此刻，在溪边的一棵树上，一名衣衫褴褛的叫化子正恬适的躺在那儿，肮脏的脸庞呈现出安详的睡容，两条修长的腿优闲的交靠在枝干上，双手环抱的胸膛上摆着一枝约莫一公尺长的树枝，两片厚薄适中的唇瓣噙着一根竹纤，模样显得慵懒却泰然”

一阵柔美的歌声如黄莺般徐徐的在耳际飘荡，令睡梦中的他缓缓苏醒，侧耳倾听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悦耳歌声，唇瓣微微一扬，被这柔美的歌声所吸引。

挺直背脊坐起身子，一对炯然如炬的眸子深深的凝向声音来处，只见一蒙面女正蹲在溪边洗衣，手上纤柔的搓衣动作配合着柔着的歌声做着规律的搓揉，垂在肩上的青丝更随着晨风拂动，那景象如画般，令他的心一阵悸动，

一个愤怒凶恶的声音突然自韵蝶身后响起，瞬间掩去韵蝶脸上的笑容。她停下手上的动作，背脊明显的僵硬起来，缓缓的转向声音来源，只见韵竹正叉着腰，脸上的表情简直可以用“凶神恶煞”四字来形容，而在她身后的两名丫环也狐假虎威。

韵竹一向都睡到日正当中午才肯起床的，而今几个竟然一大清早就下榻，并且亲自到溪边来找她，看来事情十分不寻常。一种不祥的感觉油然而生，看着韵竹愤怒的神情，韵蝶不禁心生恐惧。

韵蝶的眉头微微皱了皱，不敢有所违抗的放下手中的衣服，移步至韵竹面前，眉目低垂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拍！”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的刮在韵蝶脸上，那隐藏在面纱底下的脸蛋立即浮出一个五指手印。

谷莫尘——树上的那名叫花子，胶着的眼神被这一个耳光活生生的给打醒，胸下的心无由来一阵刺痛，一对英气十足的剑眉因此而锁紧。

这个凶巴巴的女孩是谁？为何无端出手打人？此刻的他真想下去教训她一顿，但理智制止了他，于是依然待在树上静观一切。

韵蝶咬紧牙关，极力忍住那股自脸颊传来的刺痛感，低声问：“我又做错了什么事了吗？”她已经习惯了，如果问她这二十二年来是怎么过的，大概只能用“任打任骂”四个字来形容。

“啪”又是一个耳光。韵蝶的眉皱得更紧了，尽管脸上的刺痛热辣已经狠狠的传开，却依然倔强的不让自己掉下眼泪。她不能、也不敢掉眼泪，因为一旦掉下眼泪，接踵而来的必定是更深的伤害。这二十二年来她受够了，她知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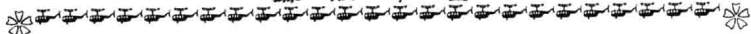
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再度出手打人，难道她当打人为乐趣吗？谷莫尘几乎就要往树下跳，却因一阵尖锐噪音而停下动作。

“你这个丑八怪竟敢偷我的水晶项链？”韵竹翻瞪着大眼，指着韵蝶的鼻子咆哮。

偷？那个看起来羸弱纤柔并有着中黄莺般的歌声的女孩是个小偷？这……谷莫尘诧异的瞪着眼。

韵蝶恐慌的抬眼看她，摇着头道：“我没有。”

天知道这个“偷”字在裴家是件多么严重的行为，上



闪因为韵竹硬说她偷了一盒胭脂，害她差点儿被爹打死，事后更遭大娘一顿鞭打，那些鞭痕至今还深深的留在她的背上。而现在，韵竹又说她偷了她的水晶项链，这件事若传入爹跟大娘耳里，她就是有九条命恐怕也不够死。

“没有？”韵竹的眉毛一拧，朝身边的丫环伸出手掌。小红从袖袋中取出一条水晶项链放在韵竹的手心上，只见韵竹一脸狠恶的拎着项链在韵蝶眼光晃动，唇边漾起猥亵的笑，道：“这东西是在你房间里找到的，你怎么说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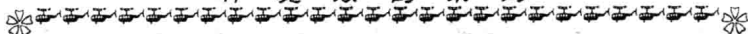
罪证确凿？谷莫尘依然怀疑。这个蒙面女怎么看都不像是个会偷东西的人，倒是那个凶婆娘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尖刻的小人，看来，这件事并不单纯。

韵蝶的恐惧逐渐扩大，“我真的没有偷你的东西，真的没有，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，我真的没有偷，真的没有，相信我，韵竹，我真的没有偷……”

她的恐慌引起韵竹及两名丫环一阵大笑，“我知道你没有偷，是我故意栽赃给你的，而且这件事已经传进娘的耳朵里了，哈……”

原来是故意栽赃嫁祸！卑鄙！谷莫尘暗骂一声。

韵蝶向后退了一步，澄澈的目光怨恨的注视着满脸卑鄙的韵竹。她故意的？她跟她有什么仇，她非得这样害她不可？



“你真毒！”韵蝶难以自控的吐出这么一句，而话一出口她马上就后悔莫及。

啪！啪！啪！连续三个耳光打得韵蝶头晕目眩，羸弱的身子一个不稳，跌倒在地上。

谷莫尘被这三个耳光给打傻了，他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像韵竹这般泼辣又爱打人的，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女儿，这么没教养！

韵竹凶恶的跨前一步，狠狠的朝韵蝶的臀部踹了一腿，吼骂着：“你这个鬼女、丑八怪，竟然敢说本小姐毒？”转眼瞧见溪边的那堆衣服，邪邪一笑，对身边的两名丫环道：“把那些衣服给我丢进溪里去。”命令一下，两名丫环立即采取行动，奔至溪边，将衣服一件件扔进溪中。

“不！”韵蝶白着脸，大喊一声，急急的奔过去抢救她的衣服，但纤瘦的身子哪儿敌得过两名粗壮的丫环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衣服一件件的随着溪水愈流愈远。

这些衣服可有一半是大娘的，如果这些衣服弄丢了，那么她即将遭受的恐怕不只是一顿鞭打而已，天啊！谁来救救我。

谷莫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大吼：“住手。”身子倏地自树上跳下来，施展蜻蜓点水的功夫，从溪里救起那几件漂远的衣服，站定在韵竹面前，目光凌厉，“这位姑娘，你

不觉得做得太过份了吗？”

韵竹狠狠的瞪着谷莫尘，出口骂道：“你这个臭叫化，竟敢管本小姐的闲事？”

谷莫尘扬了扬唇角，露出一抹悠哉的表情，“既是闲事，那我这个闲人岂有不管之理？”

“你这个臭叫化，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竟然连我们家小姐的事也敢管？”两个丫环奔了过来，仗着主人的威势吼道。

谷莫尘冷冷的牵动唇瓣，斜眼睨着两名狗仗人势的丫环，泰然地道：“哦！这我倒有兴趣听听。请说。”

“说出来了你别吓着，我们家小姐正是裴家的千金裴韵竹。”丫环小光一副自认了不起的模样，而韵竹也扬高了下巴，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

“哈……”谷莫尘闻言，仰头大笑，看愣了一行人。

“你这个臭叫化子笑什么？”韵竹气鼓了腮帮子，对他的藐视感到气愤难当。

“哈……”我还当你是什么三头六臂的大人物呢？原来不过是专仗着财势，欺压善良的裴家人！”谷莫尘一脸的不屑，连正眼都懒得瞧得她。

“你……”韵竹愤怒的跳起来，指着谷莫尘的鼻子暴跳舅雷，“你这个臭叫化、死叫化，竟然这样说我裴家人，小

红、小光，把他给我打死。”

韵蝶闻言大惊失色。这个叫化子都是因为她才会惹上韵竹的，如果韵竹真的把他打死，那么她一定会自责一辈子的。

“不，韵竹，你不能这么做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别伤害他。”韵蝶奔过去跪在韵竹面前，扭头对那叫化子嚷着：“你快走啊！快走啊！”

韵竹一抬腿将韵蝶踹开，吼了句“滚开”。再度对两名丫环下达命令；“给我打。”

谷莫尘来不及阻止韵竹踢在韵蝶身上的那一脚，眉头一锁，一个掌力就将两名丫环打出鼻血来，看傻了韵蝶与韵竹。

“你现在是要走还是要我出手？”谷莫尘凌厉的瞪着韵竹，下了通牒。

“臭叫化，你给我记着，这笔帐我一定会加倍讨回来的。小红、小光，我们走。韵竹狠狠地瞪了韵蝶一眼，眸中深刻的写着：“好胆你就别回家。”才扭头离去。

韵蝶被她那警告兼带威胁的眼神看得一阵战栗，她知道这次自己完蛋了，韵竹回去后一定会在爹跟大娘面前挑拨，说不定还会把小红跟小光受伤的事赖在她的头上，而爹必然会因此而大怒，还有大娘，她仿佛已经看见大娘手



上那沾满鲜血的皮鞭正朝她挥了下来……

不知道是故意忽略或者真的遗忘了谷莫尘的存在，她难过的低着头，徐徐的移动身子走向溪边，一对哀伤的眼眸怔怔的注视着澄澈的溪水。

“啊！不要——”她突然抱着头喊着，那无比的疼痛仿佛已再度侵袭她的身体，令她恐惧不已。

“姑娘！你怎么了？姑娘！”谷莫尘一脸百思不解的站在她的身后，手上还提着在溪水中被他抢救下来的衣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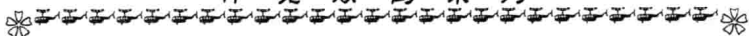
韵蝶一心恐惧着回去后将遭受的欺凌，因此把谷莫尘的存在给忘了，此刻突然又听见他那浑厚的嗓音，心神猛然一拉，身子陡地回转——

“啊——”她不知道他竟然就站在自己的身后，而且与她的身子靠得这么近，害她在转身时不小心与他擦撞，更害她因此而受到惊吓，身子反射性的一个后退，不小心踩着溪水里长满青苔的石头，脚下一个不稳，整个人便滑了出去。

“啊……”

“小心！”谷莫尘惊呼一声，长臂一伸，搂住韵蝶纤细柔软的腰，着实的将她揽进自己的怀里。

韵蝶惊魂未甫，就着一对如星般明亮却惊惶不已的眼睛注视着眼前的男人，愕然的发现这个一脸泥灰的叫化子



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；以及出色的五官，两道浓浓的剑眉更轩昂的散发出一股高傲不凡的气质，她好奇这样的一个男子竟然是个衣衫褴褛的叫化子？由于惊讶，让她一时忘记了回府后的下场，只是睁着一对澄亮的眸子，忘情的注视着这个男人。

谷莫尘搂着韵蝶柔软的纤腰，一对深邃清澈的眸子几乎穿透面纱，望着她那晶亮的瞳眸里，端看着她由惊惶转为讶异的眼神，他心中竟有股难以言喻的悸动。这个女孩瘦弱得有些不像话，羸弱的身子单薄得令人心疼，而那如星的双眸所透露出的凄沧悲凉以及孤独，更在撼动他的心，令他无端感到心痛。

韵蝶因他怪异的眼神而再度惊慌，下垂的视线赫见自己的身子正紧密的贴着眼前的这个男人时，心中一惊，猛地退离开他一大步远，感觉一阵火热霎时从胸口窜上脸颊，而胸下的心更难以自控的急剧狂跳起来。

二十二年来，韵蝶除了她爹，第一次与其他男人如此靠近，只因她有着一张见不得人的丑陋面孔，因此就连她的爹都不原多看她一眼，而此刻，这个男人竟然一点也畏惧于她，甚至还一再出手救她——虽然他的出手相救只会令情况更糟，但她内心的感动仍然无可言喻，毕竟他是这二十二年来唯一不畏惧她，肯出手相救的人，她悸动的心

使得她的眼眶一阵湿热。

天知道这二十二年来她忍受了多少孤独，天知道在她的内心深处有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和其他人一样，有朋友可以谈天说地，可以分享她的喜怒哀乐，天知道此刻的她多么想开口对他说：“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”

可是……她这张脸……

自卑心在她张口欲言时陡然地又回到喉咙，她痛苦的紧蹙秀眉，强迫自己将那份渴望驱逐出境脑海中。她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资格交朋友？最重要的是，她相信此刻的她若在她面前扯下面纱，他一定也会像其他人一样，被她这张比鬼还可怕的脸吓得魂飞魄散的。

她垂下眼睑，眉宇间透露出悲伤痛苦。

谷莫尘注视着她眼神中的变化，看着她灿亮的眸光被阴霾取代，不禁疑惑的问：“姑娘看起来似乎心事重重？”

韵蝶咬着下唇，变腰拾起翻倒在脚下的盆子，颇有拒他人于千里之外的意味：“多谢公子方才挺身相助，也感谢公子的关心，若没其他事，小女子就此先走一步了。”

她迈出的脚步被他莫名的拦阻，吓得她又后退一步，眸中充满了防卫性地叫着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谷莫尘因她那容易惊吓的模样而感到难过，这个女孩肯定在恐慌中过日子，才会如此的充满防卫心，他为此感

到心痛。

“别慌，在下只是想知道适才那位小姑娘为何发此欺负于你？而你，与裴家又有什么关系？”他放下拦在她面前的手臂，眼中充满了对她的关怀。

面对他关怀的眼神，她心中陡然升起一丝暖意，但这种感觉很快的又被自卑心给掩蔽。她领受不起别人的关心的，因为在关心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更大的杀伤力；她不希望有有一天这个关心她的人会被她的容貌给吓跑或者吓死，那会令她更加的痛苦与难堪，最重要的是，她没忘记他刚才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裴家人仗着财势欺压善良”，在他的心里一定厌恶透了裴家人，如果他知道她也是裴家人，那么，他一定也会唾弃她的，她不希望这种事再发生，尽管她已经遭受世人唾弃了二十二年！

“这事与公子无关，因此恕难奉告。”她假装冷漠地道，眸中闪过一丝痛楚，漠然的绕过他散发着阳刚气息的身躯，快速地离他而去。

谷莫尘望着她窈窕的身影逐渐远去，一颗心竟莫名的感到失落。这个女孩的心里究竟隐藏着多少的委屈与痛苦？她那凄苦孤独的眼神深深的印在他的心底挥之不去……